



【随笔】

“三大件”，婚娶的金钥匙(老记忆之四十九)

文 阿 Q

橙黄红的晨曦冉冉升起,我便沿着苏州河步道跑步,发现波光粼粼的河面,倒映着鳞次栉比的高楼,还有窗口玻璃上贴着的双“喜”,油然闪现唐突又诙谐的标题——“三大件”,婚娶的金钥匙,似乎感觉有些云里雾里,又风马牛不相及。其实,年代不同,观念不同,就连走过的路也大相径庭。简言之,时代的突飞猛进,天上的地下的许许多多万物都在瞬息变化,并假借AI的“翅膀”,飞的速度之疾,变的节奏之快、之大、之广,仿佛一日千里,日新月异。跑着冥想,记起了80年代结婚,若能搞到凭票供应的“三大件”,或许就能领到通往伊甸园的通行证,欢天喜地拿到走进婚房的金钥匙。

儿时顽皮,无忧无虑;上学读书,下棋游戏;上班工作,想着存钱、孝敬父母,预示正在长大,成熟,几十年犹如白驹过隙,当真到了恋爱的年龄,褪去了青涩,戒掉了顽劣,少了梦想,随之忧虑与烦恼却接踵而至:一间租赁十几平方米的房子,家徒四壁,并与弟妹蜗居;经济拮据,父亲赚的钱除了货仓开销,几乎全部汇到乡下给祖父祖母翻新造房子,还供小叔上学念书;我长得虽五官端正,但木讷,加上个子不到170米,哪个姑娘会钟情?若找个村姑乡妇,又于心不甘,看到与我年龄相仿的玩伴、同学纷纷谈情说爱,心里有说不出的嫉妒恨,怨家里没有房子、愁自己个矮憋屈、怪工资太低,嫉妒那些不读书,又五大三粗的蛮人,却能轻而易举地找到靓丽女友,恼得是寂寥伤感,暗自垂泪。

孤家寡人,避讳逢年过节莅临,对照邻居或同学成双人对“撒狗粮”,让我蒙羞不

敢正视一眼,宁愿躲在家里的一隅,看书做笔记,时光也许过得快一些。从书里我渐渐悟明些许,姻缘也许就是缘分注定,缘分未到,像我这种无房的“穷光蛋”,没有姑娘会“自投罗网”?我开始做梦,屡次在睡梦中期盼缘分到来,那么房子、铜钿、“三大件”或许不再是拦路虎、绊脚石。梦毕竟是梦,醒来是空欢喜一场。

思来想去,我还是走进现实。萌发了一个愿望,想去考大学,有知识的相伴,也许不会寂寞、空虚、忧愁、烦恼。有愿望,虽然不一定能够实现,但是没有愿望,就根本不能实现。于是,我勤勉补习,发誓要将荒废十几年“漏学”的知识恶补回来。吃了晚饭,我就在路灯下温习高中的语文数学地理历史知识,谈不上“悬梁刺股,凿壁偷光”,为了迎接考试打好基础,必须付出勤学苦练的汗水。

收获,往往是青睐有准备的人。我收到了业余大学的入学通知,庆幸自己即将成为一名大学生,梦想成真。可在兴奋之余,还是有些忧伤,与我年龄相仿的同学,有的已谈婚论嫁,有的已为人父,他们绘声绘色地说:“毛脚女婿若想踏进丈母娘家,手榴弹(瓶头老酒)、机关枪(火腿)、炸药包(捆好的蛋糕)或十二响(香烟)不可少。”然而,那些东西不仅价格昂贵,尤其是中华牌香烟,是要托关系才能买到。想到踏进丈母娘家“代价”如此昂贵,真是望而生畏,还不如回到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候,每天玩得一身汗味,哼着小曲开心归家。

孰料,考进大学,在别人眼里,“身价”似乎高了些许。那是托1977年恢复高考的“福”,大学文凭还是“高人一等”的。有人开始为我说媒,介绍了一个在医院工作的女友,我觉得有些高不可攀。在

约定见面的那天,下起了蒙蒙细雨。我担心皮鞋淋湿,换了双拖鞋,心想就见面,她不会看中我的,还是保护好皮鞋要紧。霏霏的细雨中,她撑着把红雨伞,我睥睨她皮肤白皙,举手投足充盈着职业女性的气质,而我是相形见绌,也就没有再约她。过了一个星期,介绍人责问我,为何不约女方?我将心里的想法和盘托出。介绍人说,女方挑选的是人品与才学。我似乎恍然大悟,暗自显得些许兴奋。羞涩地告诉介绍人,下个星期就约在人民公园,带她去吃肯德基(那时肯德基刚“入住”上海,店铺凤毛麟角,尤其在人民公园吃肯德基,排队要一个小时)。

约会之前,我写了一封信给她,搜肠刮肚,用尽了华丽辞藻,为的是显摆自己的文学才华。约会定在肯德基门口,我俩排队一个多小时,啖食了牛肉汉堡薯条和可乐,香味在齿间萦绕。我俩走出人民公园,闻到了扑鼻而来的蝴蝶酥的馥郁芳香,我排队买了一包蝴蝶酥,叮嘱她加班时可以当点心充饥。她莞尔一笑,露出一个美丽的笑靥。以后每次约会,她喜欢听我讲小说里的故事,《战争与和平》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》《红楼梦》……我喜欢给她写信,她说喜欢我的文采,爱屋及乌。我羞愧了,说是高攀了,她答是般配。她工资收入比我高,有时还出诊赚些外快。见我修边幅,她给我买了T恤衫,羊毛衫,我心知肚明,她是为了将我打扮得潇洒帅气。确定了恋爱关系,开始酝酿第一次上门拜访丈母娘。上海人有句俚语:搞定了丈母娘,恋爱和嫁娶就没有障碍了。可是我哪里去搞到“炸药包”“机关枪”“手榴弹”?不免心有余悸,对她是欲言又止。上门的时间一天临近,父母托朋友买中华烟,一直没有下落。她

察觉我说话吞吞吐吐,词不达意,或许猜出了个所以然。她不急不徐地说:“不用着急,船到桥头自然直。”上门的前一天,我是欲哭无泪,她则从包里取出两条中华烟叫我带回家。

第一次扮演毛脚女婿上门,我穿着她给我买的翻领羊毛衫和皮鞋,拎着“炸药包”“机关枪”“手榴弹”上门,隔壁邻居投来的是羡慕的眼神,我感觉风风光光。丈母娘热情款待,给足了我的面子。

恋爱一年后,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,可是我又犯愁担忧了。那时,70年代搞定丈母娘的是手表、缝纫机、自行车;80年代就升级为电视机、冰箱、洗衣机,这三大件都需凭票购买,我一个工龄不长的新人,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轮到分配到票子?她仍淡定地安慰我不用担心,由她去想办法,并叮嘱我努力工作,勤奋学习。在整整三个月里,我是两眼不闻窗外事,一心专读圣贤书,而她则忙碌地置办了彩电、冰箱、洗衣机,还都是进口的。虽然我没有房子,但是丈母娘最终还是同意了女儿的婚事,没有为难我。事后我获悉,是她不屈不挠,斩钉截铁地告诉父母,面包牛奶会有的,房子也一定会有的。

多少往事,人生的记忆,犹如树木的年轮,一圈又一圈,镌刻在脑海之中,它感知过去的岁月,串起那些可循的时代脉络,也照亮未来,迸发出因时间冲刷而更加熠熠生辉的光彩。到了90年代的三大件:电话、电脑、空调,进入21世纪三大件则升级为房子、车和票子,我俩凭着努力拼搏,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愿望。由此可见,每一个时代的婚嫁,丈母娘都在拉动内需,推动着经济发展,尤其是房地产行业的大佬,是否应该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,亲切地向各位丈母娘磕个响头,喊一句:感谢丈母娘的关照!这尽管是一句戏言,但是却镌刻着每一段历史的印记,变迁,让人难以忘怀。



【札记】

遥祝恩师朱复震百岁华诞

文 俞鸿虎

刘老师与我在小区偶遇,我俩聊起恩师朱复震女士来了。

记得三年级时,朱老师教我们班音乐,每次上课前,小伙伴们争先恐后地把风琴抬进教室,上课铃声响起,朱老师必先辅导同学们练声,然后我们唱起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《合作社里养了一群小鸭子》等儿童歌曲,她不断纠正我们的发声错误,在她的点拨下,我们越唱越好。优美的曲调,至今依然张口就能唱出来。老师的严格指导,使我在音符、音阶及节奏的把握上,从小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,既培养了我对音乐的喜爱,还培育了乐观向上的性格。从此音乐融入了我的生活,我曾把歌声带进军营,如今又把歌声融入社区。音乐陪伴我度过了半世人生,还将陪伴我的终身,朱老师是我的音乐启蒙老师。

六年级时朱老师成为我们班主任兼语文老师,她与算术课张老师密切合作,狠抓教学质量,同时经常家访。记得一次课余学习小组活动时,只有同桌——绰号“小娘娘”的王锡珍一人埋头做作业,其余的都在闹腾,玩得忘乎所以,把作业扔到了爪哇国。冷不防朱老师出现在家门口,大家慌作一团,一个个老老实实坐下来做作业,不敢抬头。老师批评了我们几句,接着跟我母亲聊起家常。她不辞辛苦,挨家查访,与家长沟通,把学校德育、智育的要求和学生近来的学习状态反馈给家

长。升学考试,王锡珍、李斌、王为人、姚美贞、石世宏等和我共八位同学考入市重点中学,升入重点的比率是相当高的,可五年级时我们还是落后班!我拿到延安中学录取通知时,不禁欢呼雀跃,此时我方才醒悟朱老师平日对我们的一番苦心,板着脸训导的背后竟是一幅慈母心肠啊!可毕业前又有谁能体会到?这一年的语文课使我受益匪浅,我从一个不喜欢作文的傻小子转变成爱读爱写的男孩,从一个浑浑噩噩贪玩的男孩又转变成学习良好的学生。算术课张老师甚至鼓励我报考上海中学!这一切又怎能离开恩师的谆谆教诲?是朱老师引导我迈出了人生扎实的第一步。

她以出色的业绩不久被评为全校唯一的二级教师,成为语文教研组长,少年宫语文辅导老师,她协助何培德校长做关键的毕业班工作;她为学区的语文老师上示范课时,教室后排观摩的老师坐的满满当当,培训了不少学区语文老师;她还协助卫生老师,防治毕业班学生近视眼工作成绩斐然,先进事迹曾登上了新民晚报。

恩师与我经常通电话,每当我的拙作发表,恩师总会第一时间打来电话祝贺。她还告诉我,何培德老校长写了两本书,内容是武夷路第一小学的前世今生,附有多张珍贵的照片,老人把这两本书送给我,说是对我的写作有帮助,还要亲自送到我家里。听到这我喉咙一阵阵发紧,泪水涌上了眼眶。于是我赶紧对恩师说,还是我来取吧。老师说你来可以,但不能买任何礼品,否则不接待。斩钉截铁的口

吻不由得想起五十年以前的恩师巡查在我家开学习小组的形象来了,我听着不禁肃然起敬,老人家初心不改,是园丁中的楷模!对此我只能从命。

2015年夏,我被评为长宁区十大草根作者,恩师闻讯开心不已;秋风送爽,音乐之声二楼大宴会厅,学子们为恩师朱复震女士九十寿诞举办寿宴的场景犹如昨天!这是我2015年的大事。历届学子们围着恩师举杯共贺时,恩师脸上露出微笑,我抓拍了刹那间的恩师形象,这张照片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,我还分享给各位学弟学妹。恩师告诉我,这是她这辈子拍得最称心的照片,还告诉我,将来这张照片要挂在她老人家的灵堂里。闻言我几乎无法自持。每年中秋节,我都要给恩师送上月饼,以表我的感恩之情。

巧的是建宁居委会老书记沈金芳女士也是朱复震恩师的学生,我采访沈书记时谈到当年就读学校时,她告诉我她就读的学校是武夷路第一小学,而且我俩都是朱老师的学生!我俩不禁相视大笑,她比我高一届,是我的学姐。恩师真是桃李满天下呀!

今年恩师百岁华诞,学子们纷纷商议为恩师祝寿,遗憾的是恩师转换了养老院,失去联系了。我去附近的几家养老院都没能打听出恩师究竟住在哪家养老院。说到这里刘老师面露难色,没有恩师的确切信息,没法联系,她有力没法使,无法召集同学们为恩师操办百岁宴。教师节马上到了,我还是写出《恩师百年华诞》以祝恩师百岁寿诞,表达莘莘学子子权感恩之心!也算是一点补救吧。

《香樟树下》

征稿启事

我们想要找到举起相机记录身边美景、拍下精彩瞬间的你,我们想要找到提起笔杆写下身边趣事、记录生活感悟的你,我们更想找到泼墨挥毫、妙笔生辉、丹青妙手的你。

如果你在摄影、写作、书法、绘画等方面有兴趣,欢迎投稿。书面稿请寄:龙华路1887号3楼华阳社区晨报;电子稿请寄:
yufei@sqcbmedia.com

纠错有奖

欢迎大家来做“啄木鸟”

如果您在阅读本月《社区晨报》时发现任何差错,可关注微信公众号“上海社区发布”并于后台留言,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(注明报纸名称、所在版面、文章名称、差错细节,本期截止日期为2025年10月1日)。本月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,将成为最佳“啄木鸟”,并获得100元的现金奖励;本月纠错质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,则将成为优秀“啄木鸟”,并各获得纪念品一份。

2025年8月优秀“啄木鸟”:叶明珠、唐金虎、徐鸣、风行天下、卖火柴的、早睡早起、oldbill、老叶、小飞、老表(以上部分为昵称)

2025年8月最佳“啄木鸟”:正雅

